



元文類卷之十九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碑文

聖廟元刻

國子學先師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胤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

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克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宮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刺哈孫荅刺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眾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

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遂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禁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廣庶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

西湖本亦誤載  
單本亦不誤

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  
較兩元刻  
賢能於是崇宇陛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  
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  
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  
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  
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  
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  
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  
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

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旣訖武功載修文教  
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  
弗典於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  
大德嗣服廼建孔廟廼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  
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旣明  
渙號旣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  
帝學益弘庶政惟和我化用宣猶兩元刻躋祀儒師賓與羣材  
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

神聖文武以有萬國成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  
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  
以匡乃辟維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濟茂碩禮明樂備  
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曲阜孔子廟碑

祇 翠岩本。西湖本漫漶

閣後

聖上嗣服之初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  
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  
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  
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

大中門閣元刻

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  
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  
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  
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  
闕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齊保魯嘗假清臺頌曆錢  
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寢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  
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  
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卽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  
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

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威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為任首出泉幣萬緡眾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榆材於野采棟樑楠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堊稱是露階鉗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藏

鈿砌西湖本作鈿砌是

榆翠岩本八才

鈿翠岩本

翠山石本座  
西湖本坐

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轟重簷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生黼座寢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幅湊眾庶瞻顙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踖

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遠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忘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

堯舜本  
禮記作於俗  
西湖本不誤

堯舜本同此西湖本以本旁漫漶不可辨

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為先務至於博施濟眾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武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眾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實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  
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  
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  
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  
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  
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  
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暈斯飛禮豆靜嘉  
陟降有儀祀記事孔嚴世爵以延汎掃有戶盜盛有田  
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

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本  
元刻無而字  
西湖本有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糝之民而殊其籍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卽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材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皇之遠猷舉厥未修  
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覆毓漸



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旣墟，嘗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切築爲荆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闔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自斃。五年廼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闢，帥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旣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

獸翠岩李西湖本漫漶

元刻同 西湖本漫漶

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謹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畏矣。燧魯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

過矣 翠岩本同 西湖本漫漶

衍北字

食顏子拔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  
顏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  
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  
四焉宋<sup>北平</sup>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  
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為憲河南是時  
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  
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  
魚前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為  
聞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

翠本  
元刻仁誤人

翠本  
元刻著上有是  
字書下有矣字  
西湖本無

西湖本無皆不知考  
何說也句翠本有

則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  
存未嘗為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  
仁與為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  
子與不待為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  
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為  
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  
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皆不知為何  
說也或曰子記泮學已譏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  
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

翠芳本  
元刻無之字西湖  
本空一格

西湖本漫漶

遲元刻同

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

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

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制

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遲於稽古之事雖

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

侯龍 兩元刻侯龍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

馬公昫分刺是郡亦以侯嘗勤心宜若可言燧曰嗚

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

貢有若子貢有若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以為

賢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由以然孔子語堯曰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則遠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

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

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

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禮祀二詔魏曹植

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取盛以眾就其善言者

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

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

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

勤心西湖本誤并一  
字作勤

翠芳本  
有字字西湖  
本無

翠芳本  
元刻作  
遠堯聖  
遠賢

西湖本遠字脫  
爛堯舜字尚此本

元文類 卷之九

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冑以扞大刑違事俎豆皇輿既邈壇南海涯顧為土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於漢之域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告優優于學頌才如獲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

詰

畫義建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馬祖常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剏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世祖皇

帝敎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墻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案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庀徒者有馬西元刻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

賞諭 元刻作諭賞 西湖本同此本

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諭父師以櫛楚懲子弟饑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顯蒙昏庸之為耻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王燕梁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召公之化尚矣昭日築臺以採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

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九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眾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

元刻祿作錄

翠岩本作治  
西湖本作始

西湖本作威若  
翠岩本作威樂

張禎祿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

治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監

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竟

邸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不辭詩

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崙于日之城京邑翼翼

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嗟辟雍峩峩璦弁之

瑳濟爾象犧鉤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

在御百度咸樂海輸維柁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虞庠

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統龍衣衍我先師既

翠岩本作節西湖本脫爛

右享之采芹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

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於天

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顛多士既

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閭閭迺承迺宣御劇

迺專虞庠連連王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光州孔子新廟碑 馬祖常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

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

有廟以祀先聖先師矣。今久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樛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具真假備。歲春秋釋奠，宮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庀工，以粟備力，丹漆黝堊，塗錮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爲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

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爲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於時，爾宜爲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爲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察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皇帝正位。



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  
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  
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旣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  
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  
者學者宜莫先焉且旣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  
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  
於樸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  
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  
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人必待厚藏而後富近

刑而後教也

是以見其州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

而又應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  
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爲首焉茲  
序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誦新廟之成而不忘  
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  
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  
俾不爲群而卽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  
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

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啓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  
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榘梓，栢弗雕而斲，  
陶瓦髹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  
端弁以入，其容鏘鏘，其神洋洋，牖茲頡蒙，闔而日章，  
淮巘諸谷，會流爲潢，南薄其郛，州名爲光，光在百城，  
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旣衣食，又學爲士，  
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真定路先聖廟碑

字木魯翀

初鎮州置真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府一州五土

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  
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  
帝，淵潛朔庭，聞鎮之學，緩未卽叙，龍集丁未，勅有司  
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闢黌舍，太原  
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卽祚，都燕，統一  
八表，置憲肅郡府，鎮憲爲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  
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暨今，雖屢加葺，猶有未備，至  
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  
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楹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

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於殿之北神厨於廟之東  
自廟徂學門垣柱栝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  
先是府尹馬思忽已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  
年尹張猛台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妥歡  
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  
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贍思狀來請志其績翀  
嘗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  
真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  
公與孟軻相上下真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

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恒  
山之唐自唐侯卽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太行  
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  
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  
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  
禮樂升降以鑑窪隆天人之道至矣廼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  
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

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採之  
 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哀輯遺言  
 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  
 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  
 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目趨治鎮股肱郡也帝  
 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  
 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  
 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  
 父於是乎在迺賦詩以慰鎮人士曰

西湖本亦誤目依  
 翠岩寺改

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滌  
 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嶙滹水沄沄  
 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蒼蒼帝堯相望  
 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  
 龍德出潛萬方既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  
 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宇  
 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其凝  
 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  
 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玄

元文類卷十九  
 備德堂

元文類卷之十九  
惟王之素園冠方履天地之度侃侃閭閻天天申申  
如目之眴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  
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日止其誰敢爾  
顓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元文類卷之十九終

元文類卷之二十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源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  
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  
儒校敢不對揚丕顓式昭愆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

帝卽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  
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  
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  
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寔在  
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  
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  
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  
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  
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

懋於奮庸天啓聖人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胝以宣地利  
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  
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  
時投艱復修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  
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祚于東土  
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群居畊鑿服習  
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  
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皇元受  
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

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軌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  
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

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修時祭棟宇傾圯官為

繕兩元刻 唐完若江淞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

土荐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

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

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

祠下周視梁棟風雨歆壓黻冕弗治丹雘漫漶先是

宋政和間節廟為觀邇年更為寺歲侵視蔭百廢莫

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眾鳩工克具

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楹陶甃以甃

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

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

知臣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

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

洪範九疇未嘗為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

始以為武王告使箕子家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

王者興則九疇將遂湮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

西湖亦亦誤家  
依翠岩本改

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  
 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  
 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  
 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  
 經緯。天所以昇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續承大寶。丕  
 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盡。謨協贊襄。蓋將絜斯世  
 而躋之三五二王之盛。神人具孚。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  
 帝妥靈於土。嘉飫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  
 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

遠舉若本作茲西胡本脫烟

溯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  
 圭璧斯皇。翩其颺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  
 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壇。帝躬非惡。  
 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  
 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  
 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繫帝贊育。時厥雨暢。  
 物消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卽山勒銘。  
 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元文類卷二十一  
四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  
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  
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  
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  
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  
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  
將軍錡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  
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  
世不忘廟而祠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

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  
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  
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  
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  
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  
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嶠誰維君舟番水之洲  
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旗  
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旣醉止錫我繁祉

庾有稻梁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  
從民攸好春而有所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儆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婉聽從  
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媿以歸邑人侯氏之子  
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號衣冠  
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夫人始入  
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相賀自是閨  
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人年二十有四

而士溫卒居憂哀毀踰禮既免喪事長撫幼愈益恭恭  
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事獨勸改適則曰人之所  
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  
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  
祐初金政寢衰皇元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  
金兵金主畏逼徙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  
夫人携幼孤裏裹糧行之草行露宿未嘗污強暴虧婦  
節既渡河寓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  
教養二子不輟二子亦穎悟絕人能動心忍性卓卓

自樹立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  
公事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  
帥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  
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節  
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沒王事一子曰珙慶驍  
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行間擢  
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四湖乘舟襲我腹  
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子曰瑛甲  
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孫珙瑛處瀕

翠岩本亦漢岳

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今皆死國難惴  
惴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不絕如綫重遭荼  
毒吾何敢不力適歲飢乏食宋人船米數萬石濟宿  
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亡外無虵蟥螳子之援  
遂欵附人賴以生范陽人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  
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  
淮大都督余玠覺其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  
良愈不自安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  
行省仍領歸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守焉某年月

日夫人齋沐易服召珩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十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修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絕枕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塋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珩瑛力學爲儒佐

大府縻好爵聲光洋溢享其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今上初卽位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勅臣松年爲之銘銘曰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榮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搖搖載罹寒暑金德旣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歿王事偕有休烈夫人之德

元文類 卷二十一  
夫人之教粵侯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  
亦有孝孫侍于夫人嗷嗷林鳥受哺于子售其功德  
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  
堂古之制享時之祭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光州固始縣南嶽廟碑

馬祖常

五嶽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  
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嶽祝融之墟距固始  
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  
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蕩摩又豈

北西湖本作北是  
翠岩本其北

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塊地旁礪扶輿充  
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  
被命代祠衡嶽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  
嶽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  
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華而不用凡  
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  
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  
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

兩元刻皆作詳  
當攻

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  
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  
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  
者奏技蓋聚當病若有物兩刻無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  
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不師繪廟之圖介昭  
功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爲  
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大小  
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潄水植蓮客

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爲石砥周爲繚垣對樹嘉木合  
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  
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旣來請文夫何讓焉迺爲  
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  
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  
幢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  
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于廟  
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問年秬盈疇兮秣盈田富壽

元文類 卷二十一 何德堂  
愷兮衆咸熙自今茲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牟汜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神威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  
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  
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散亡  
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胸臆以傳  
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  
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

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於焉卽墓所有祠歲久  
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  
徬睠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修完  
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  
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

兩元刻俱作專

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  
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  
旣別祠縣學文卽基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  
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

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堂故晁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

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歛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旣施于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



曰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享獨抱遺經以淑後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不曰榮從祀孔廟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程沉沉玄扃體魄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必葺通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卷終

元文類卷之二十一

元

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較訂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敷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徃徃不能為廟

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墓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公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

西湖本作一聖名本三  
見事亦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

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

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

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

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

平之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

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後

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

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

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壇為逆有跡淄州君  
獨從公馳開壇繫闔門獄中壇誅得出上盡賜償所  
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  
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始下  
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  
城西郢鎖戰艦絕漢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  
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  
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  
丞相何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擒高世傑下岳進院

四湖本無漢字 翠岩本有

翠岩本 宋元刻誤宗

翠岩本 宋元刻誤宗

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  
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澗西以地遠  
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  
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擒熊飛建昌  
撫瑞吉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  
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置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  
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  
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  
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

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

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

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

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

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

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與國又擊走之

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眾廿餘萬擒趙時賞以

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

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

翠岩本作子  
西湖本作廿

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

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

上獲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

軍焚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

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

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

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

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

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  
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  
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  
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  
長儲穀待賊斂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  
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  
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  
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

二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  
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  
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  
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  
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  
克銜哀摧慟屢絕且死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抱恨於終天今復棄養太  
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  
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淄州王之妃姑也訃至

學本  
久矣 元刻誤倒

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民成服喪嗚呼死而精神魂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鳴

西湖本作乎  
翠岩本作子

翠岩本作江洪  
西湖本作河洪

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隳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束楚之流曰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蝨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

兩元刻俱作為心

從父奔告帝嘉為心迺陟潛沉寢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為池襄陽金湯陞陞公將萬夫長圍四襪

翠岩本荆  
西湖本前

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  
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  
爵人號年大蠹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  
崖山翦克血其鱣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  
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  
陰翕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蜚聲日大叢爾南夷日尺筮答狃勝者家

翠岩本  
元刻涉作沙疑得  
家元刻同疑當亦

翠岩本作偏  
西湖本亦誤編

翠岩本作實法  
西湖本亦作實

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  
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  
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裹韞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還歸  
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黼戱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籩簋維時  
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實法  
西湖本其字脫爛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  
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旣滅金將移  
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  
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  
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  
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  
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

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  
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  
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  
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  
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  
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  
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  
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



元文類 卷二十一  
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憫其病重  
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  
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  
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  
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  
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  
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  
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  
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

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  
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  
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  
杖入其境無敢犯者獲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  
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中統初  
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壇叛濟南親王哈必  
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  
請壇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  
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

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誓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

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

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  
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  
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  
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  
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  
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  
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  
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  
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

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  
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  
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  
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  
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  
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  
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  
城自守王曰喜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  
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

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三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日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眾入陣我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日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庶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邦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師日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求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按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日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閩外急緩之宜難制以諭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

諭度傳兵難諭度 漢書趙充國 二輔官也師古曰 諭讀曰還

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  
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  
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  
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  
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  
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伏甚  
異躍馬出衆奮大力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  
手頓頭殪馬下立陣者同口歡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  
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

頓西元刻

王還轡反迎刺之應

西湖本同此誤

西元刻無而字

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  
王素善槩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  
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陣於焦山南北將敗死於  
我我師合繫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  
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  
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  
所統也王以爲請而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  
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

擊翠石

交翠石本

致

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

覲請於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昞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昞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陞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

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討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日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

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

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達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

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磨崖山潮至必亟遯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今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蟬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



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  
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  
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  
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勅衛士坐其門曰九  
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  
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  
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

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甲以畀嗣  
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  
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  
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  
縣河內里祔塋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  
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  
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  
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  
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

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耻居

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

此字元刻亦作彼西湖李成化補板亦作彼

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加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卽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

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sup>校</sup>按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sup>校</sup>按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

召伯其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粵是南國歷撰三百德在炎燧運徃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

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徃臨厥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勿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抉瘴排炎

廓為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  
橫槩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鱣功名則有  
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  
冕為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  
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  
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  
煮蒿浮游孰感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  
王為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額

我藝黍稷亦有稻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饒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足昔我父祖荷戈與及

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享茲

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味嗟咨亳庶士孰知其它

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邃深蔽虧

群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

搜奸率庸不假豪髮臨軒待之命過其驅託之股肱

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

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

元文類 卷二十一  
思極永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  
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斃匪毫是私  
國有恒秩

崱 作崱

卷之二十一 終

初七日校

元文類卷之二十二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碑文

長春宮碑銘

姚燧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  
刺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今奏輔元履道玄逸  
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為金真  
學於寧海之崱崱山太祖聖武皇帝勸金之十年方

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  
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逐之抽兵以衛之與語

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

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

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

皇帝已敕臣徐世隆故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

之年丁亥夏五月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春

官由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

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

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

寔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

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

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眾

智驅羣雄謀而闔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

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

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倭亦視徹四海之土疆墟

萬國之社桃桃與臣妾億兆蒼然以生之黔首不啻疾

風之振枯槁非固夫祝果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

翠岩本  
元刻少六字

翠岩本  
元刻有故字  
西湖本無

翠岩本  
元刻有者字  
有有字

翠岩本作有  
西湖本作固

翠岩本與枯字  
西湖本作林槁

元刻苦作若  
西湖李作若

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僅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从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爲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

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

萬有餘里蹠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莽闡之

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

雪之半觸寒溼裏雨元刻皲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

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雨元刻之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

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

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

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

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



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  
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  
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  
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去九  
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  
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  
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  
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願  
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从垂者毋感

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  
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  
聖在位之从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  
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仙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爲壇壽  
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  
林藪走飛諸祗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  
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  
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社導和受

單岩本虞自大  
徑以還與此本同  
西湖南大字脫爛  
徑作厄既下文徑  
厄之餘句似當作  
徑厄侯考校卷  
集善本

元文類 卷二十二 四 備德堂

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火經厄以還禁為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  
皇帝嘗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眾擇之凡金錄科範  
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  
命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柅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  
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  
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侯  
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  
丘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

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  
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  
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子  
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  
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勦平下土既奠南邦  
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

未曰 兩元刻同

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  
確確其艱孰明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昊尚友

元文類 卷二十二 五 備德堂

翠岩本催西湖  
本漫誌

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其來及之雪山  
年已徂濯瀝厥腎腸為告悃悃兵匪至言身國之本  
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綏  
璽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  
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俘  
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眾有一絕一繼維世其守  
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  
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

西湖本作於皇我  
皇翠岩本同此本

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劇穹臣拜稽首二祖之功  
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  
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元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姚燧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  
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王相  
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  
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于帝求即六盤興

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  
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  
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  
而小之又虞衆役顛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  
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  
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  
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  
俾其令集賢學士劉瓘書徵士蕭軒篆額燧敬受而  
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

命寔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  
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  
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  
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漈之  
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  
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出入故老望之怡目休  
心齋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捷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  
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羗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碁錯

於是間者靡不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磔  
竭蹙如恐于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  
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  
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  
秦王縮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  
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  
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  
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二千春秋之服紵縑爲

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  
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六盤居稽諸地志寔  
漢北地郡之畧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  
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  
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  
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  
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  
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驂三易寒暑夫既久  
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

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  
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  
遠之宮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  
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  
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  
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媿  
善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  
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

西湖本善下有  
美字翠岩本與

氏之言如佛亦跡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  
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  
華之爲嶽寔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  
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招列聖事佛盡敬爰質  
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䟽匹帝  
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  
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  
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  
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爲

若元刻作若  
疑誤

時寺願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  
畧叫八稔成績巋然都城勅建遺則帝師京師時寺  
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鍾之音梵唄之力釐帝  
之餘必王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  
見西胡本

崇恩福元寺碑

姚燧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曾  
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

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  
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  
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  
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環甲冑北寇底  
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  
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  
旅而南大建寶剎憑依佛乘上為往聖薦福冥冥慈  
闡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

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鑿輅親  
 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  
 曹甃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  
 左右為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翼室  
 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  
 皆範金為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  
 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為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棖題  
 椽桷藻繪丹碧緣飾背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捍陛

西湖本與為字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利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延為行宇  
 屬之後殿庫廡庖湍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  
 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  
 餼坤維為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  
 成為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  
 將徧資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  
 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  
 朝稱天誅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



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  
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  
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  
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初刻臣燧汝文之碑臣勅管以  
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  
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  
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鬼鬼猶  
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  
籟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

皇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  
矧建大刹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爲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九光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  
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緒賭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  
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  
爲頌曰初刻鈞之爲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  
且地之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  
曾不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  
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

單本  
元刻無承華  
二字西湖本有

單本  
單本本作實字  
西湖本與此同

西湖本作廿九

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  
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饑俟汝餉于茲三年  
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  
有術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  
邦賦之經佛宇勅為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  
前聖往矣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  
拳石喬嶽善頌之存梵<sup>頌</sup>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

德作也裕聖以歲戊<sup>午</sup>來<sup>兩元</sup>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

元乙酉方<sup>實字</sup>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sup>實字</sup>熒熒茹荼與蓼

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  
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  
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  
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  
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  
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  
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方

元文類 卷二十一 十一 備德堂

西元刻無上字

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于地急變秋也徐  
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  
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  
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  
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  
者惟今皇上一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  
摩手撫之食焉而羨息焉而膺又伺有無而增益之  
會太官答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  
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盡獻之

西元刻無上字

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  
上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  
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  
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  
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  
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  
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閭惟其身今也登茲元  
良可不為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

以衣

翠岩  
元刻何作人嗣  
本作何

翠岩  
刻與馬字西  
湖本有

翠岩  
則字西湖本有

惟詩報德  
兩元刻同

其門為殿七楹後為二堂行宇屬之中是殿堂東偏  
仍故殿少西疊甃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  
門祖堂廡以周之為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  
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餽贏寺須是資大抵撫擬  
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陞祀之  
崇題椽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  
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  
之脩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  
崇報必反而酬陰騫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

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扈其大則天其威  
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  
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  
請礱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為  
書數千卷博大闓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  
儒生未嘗夙一經日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  
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  
劇劇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巖伊誰考斯帝宮亞匹

元文類 卷二十一 惟德堂

西湖本作即其國以  
薦福于幽翠岩本與  
本同

則今皇帝覺皇氏即其即圖以薦福于幽於我裕聖  
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  
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  
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于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平  
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  
以天下為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  
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  
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翠岩本作雖西湖本  
作誰

其正應昌府報恩寺碑  
程鉅夫

城應昌之四十有一年上即皇帝位制公主相哥刺  
吉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禮嘉世立嗣封魯王命下  
之日王謂王曰應昌有土肇自太祖皇帝成於世祖  
裕皇而順宗皇帝今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  
后實已所自出上篤親睦之誼承成宗武宗惇敘之  
志以有今日欲報之德惟佛焉依至大二年嘗規建  
佛寺于宮之東日報恩盍竭力成之既成請文勒碑  
昭示無極上以命詞臣程鉅夫謹按太祖初興魯國

西元刻得者

元文類  
卷二十二  
七  
齊德

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  
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  
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  
兒尚帝季女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爲路十四年帖  
木兒北征有大勳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  
濟寧王主爲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孛不剌尚相哥  
刺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武宗  
卽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孛不剌魯王逮今嗣王祖孫  
凡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爲之傳以輔之爲

之羣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刺氏維古塗山有娥不  
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美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  
庖寮庫庖庋經之室棲碑之亭金碧焜華芬橈宏密  
繚以周垣亘以脩塗一木一石必出乎已一夫一役  
不煩乎民簡僧之有行業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  
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  
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  
天載斯地廣大慈仁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  
克廣德心以崇佛乘宜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

忠武王按赤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世婚而昭  
睿順聖皇后歸于我世祖太祖之孫薛赤干公主下  
嫁王子納陳至元八年始置應昌府以封其子帖木  
兒尚帝季父囊加真公主未幾陞府為路十四年帖  
木兒北征有大勳賜號按答兒圖那演元貞元年封  
濟寧王主為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孛不剌尚相哥  
刺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武宗  
卽位封皇妹大長公主孛不剌魯王逮今嗣王祖孫  
瓦五世國益大爵益貴恩數益異為之傳以輔之為

之羣有司以治之於是弘吉刺氏維古塗山有娥不  
足擬隆寺之建所以歸長報上昭忠孝也殿堂廡門

都華嚴寺碑

至治六年傳曰惟壽合授司

亭金碧焜華芬橈宏密

石必出乎已一夫一役

翔集慶寺碑

在中天竺住持禪師大新於杭州

不身者曰智心主之日帥其徒

請演祝讚梵唄洋溢諸佛降監祖考來格帝室王家

福祿攸同謂之報恩不亦宜乎洪惟聖祖神孫覆斯

天載斯地廣大慈仁與佛一德皇姊嗣王克永孝思

克廣德心以崇佛乘宜聖上親親之道彌至而臣子

報稱之誠無斃。贊皇圖於億載，保王國以匹休。猗歟盛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國王克示孝思，在昔太祖龍興朔方，惟弘吉刺忠武洗洗佐定中原，遂開大荒，約締世婚，申錫土疆，寔生昭睿，相我世皇。光天之下，德盛仁疆，應昌旣邦，魯國是王，貳館繼承，奕葉重芳，連城列邑，沃野相望，設官分職，乃紀乃綱。婉婉皇姊，愛積厥躬，帝弟帝兄，承于祖宗，洎我聖母，澤濟恩隆，何以報之？佛法是崇，迺集羣材，迺徵六工，于城之中，于宮之東，爰作爰謀，爰蔽我衷，以奠覺皇，以展孝恭，飛殿峨峨，列屋周阿，丹題藻悅，電轉星羅，彤雲承霽，翠霧凝柯，天花夕雨，貝葉晨哦，慧日曬光，祥風扇和，寒松沃色，碧海澄波，永底佛慈，百祿是荷，磐石其宗，礪山帶河，聖母萬年，帝壽且多，佛法廣運，皇道無頗。

上都華嚴寺碑

袁楠

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爲內地，戶族散處，皆安其簡易。在憲宗皇帝時，將有事西南，底慎舊章，建置靡遑。時則世祖皇帝治軍和林，相厥地利，曰維



灤陽展親會朝茲爲道里得中稽衆契龜僉告允吉  
因地而名之曰開平焉歲在庚申世祖承大歷服建  
國改元削僭靖亂宗王殊邦奉貢效牽咸會同於開  
平繇是定爲上都大興爲大都兩京之制協於古昔  
矣省方有常庶職攸叙商旅子來置而勿征首建學  
廟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龍光華嚴復立老  
子宮于東西相瀕以成化俗儆蒙絜二教是先具訓  
淵遠將垂憲永以爲民則仁宗皇帝在東宮如華嚴  
惕然永思粵惟皇祖置慮弘廓建都功業弗克崇闡

翠岩本三西湖本  
二

紹開是我子孫不大彰顯爰命守臣相畫撤而廣之  
踰十年將成仁宗陟方今上皇帝北巡狩回上都首  
幸華嚴若曰列聖在天神化合一朕罔敢有替述修  
聖明將於是有在廣植冥福神御周流宜得以屆止  
其以先帝所構殿鎮于後維五方佛像在世祖時素  
有感異復廣大殿以居之梵相東西挾翼以從凡尊  
事棲息悉如其教以備又別賜吳田百頃安食其衆  
至治二年夏六月丁卯丞相入宿衛上都留守司臣  
某傳旨命翰林宜爲碑紀其成績俾萬姓蒙祉庶得

以昭朕奉思臣楠竊以爲天地生物無心以成維聖  
人有憂則曰物有不齊皇極是訓西方聖人則曰性  
本至善遷以隨欲慾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爲物爲變  
至於摩盪輻輳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  
崇之說焉彼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  
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設辭以富貴爲喻終之以返真  
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  
其於喻也深有旨矣世祖命名亦將以警夫迷俗愍  
濟羣動與前聖相合者實在是聖聖繼承靡有銖異

臣楠屢從屬車聞首王是山者曰至溫師以妙密續  
緘爲本行傳宗洞山與太保劉文貞公秉忠爲方外  
友磊落有大計因得見世祖於潛邸陳對明朗遂大  
噐之六傳曰惟壽今授司徒際遇隆赫於法祖有光  
壽能文辭守其道專固則永以傳謹再拜稽首爲之  
銘曰

於赫世祖武緯文經廣莫相攸堅墉斯城鑒觀羣生  
厥性有恒驕鷺忿鬪失常是行沉昵昏惑執妄是成  
維政與德具訓以儆善本性初爲明爲靜猗與覺皇

功始戒定或喻以空或設以境空解境悟真慧永證  
巍煌華嚴窮瓌極瑰龍伏藻井雲凝瑤臺積香浮浮  
側甐枚枚耄穉畢觀心掉膽摧相既永離虛空如埃  
世祖稽古是則是效暨于仁皇益闡乘教維皇御極  
承志廣孝曰列聖在天鴻績靡報顧瞻咨嗟展飾殊  
妙錫福兆民列聖之心拯彼大迷覺皇具陳謨烈顯  
承如歲之春物無癘疵膏熙沐淳億萬卞年刻銘堅  
珉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  
建元天曆以金陵為集慶路遣使傳旨御史大夫阿  
思蘭海牙命以潛宮之舊作大龍翔集慶寺云明年  
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  
事設官隸之畫宮為圖授工部尚書王士弘往董其  
役斥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  
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  
有司率職庀功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  
內行御史中丞易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

莅之是以吏敏於事而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又明年正月某甲子之吉廼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其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其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所警發辨證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儲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鍾之宣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繚以垣廡闢之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蓋床座嚴飾之具華燈音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皆致精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集

翠岩本  
元刻製作裁  
西湖本作製

製文刻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鎮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爲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要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爲

元文類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何德堂  
家莫非聖明之所臨鑒惟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  
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今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  
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  
以處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鴻庥下以廣  
民庶之嘉惠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  
者於此可見矣於戲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武皇  
懋建丕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飾天下爲公仁廟受策  
治極而圯或斲彝則迺矐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

弗邇以述祝融效靈海若率職更相吉土此惟與宅  
吉土惟何建業舊邑龍依崇丘虎有盤石昔有居者  
不稱厥德惟我聖皇天命攸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稽  
民用孝敬神介景福帝命不遲師武臣力遂開明堂  
受天之曆廟而祖饗郊而帝格治功告成庶物蕃息  
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皇所肇迹惟時父老  
載慕疇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皇帝曰嘻予豈汝釋  
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慧慈拯汝迷溺我卽我宮  
作祠奕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卽

元文類 卷之二十一 三  
馬寶象寶珠貝金璧凡爲汝故我施無惜無留無害  
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不知識我願天子聖壽萬億  
與佛同體住世有赫一誠報恩有永無斁

元文類卷之二十一終

